

前些日子偶然在朋友圈看到有人发了加拿大笑星大山的视频,是他为多伦多即将举办的喜剧节做宣传而拍。大山素颜出境,满面沧桑,老态毕露,于是下面跟了一大串留言,感慨“大山老了”“男神风采不再了”,其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岁月真是一把杀猪刀”。

“岁月是把杀猪刀”,或者“光阴是把杀猪刀”,反正意思都一样,形容如流水一样飞逝的时光,就像杀猪刀一样残酷无情,生生地把年轻的容颜“杀”老了。可是每当我听到或看到这样的感叹,总会在心里暗笑。我笑发明这句话的人一定没看过,或不知道杀猪的过程。因为这个形容并不十分恰切。

话说回来,别说是城里人,就是我也这样从小在农村生长的,实际上也没亲眼看过杀猪刀从猪身上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过程。但是,俗话说,没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跑,每个农村出身的人,对杀猪的基本过程还是很清楚的。至于为什么大多数人都没有亲眼看到杀猪的那一幕,那是因为杀猪都是在凌晨三点钟左右开始。

杀一头猪,从烧水开始,磨刀,捉猪,杀猪,褪毛,开膛破肚,处理猪下水,按部位分类,准备开张卖肉……整个过程至少需要两三个小时的时间,所以一定要在天不亮就开始。那时候整个村子的人都在梦乡沉睡,谁会起那么早去看杀猪呢。

小时候记得最深的,就是正在温暖的被窝里熟睡的凌晨,突然被一阵惊天动地的猪叫声惊醒,那是屠夫们正在捉猪捆猪。如果猪主人住在村东头,烫猪大锅架在村西头,那猪的叫声就一路从东嚎到西。偶尔屠夫和主人抬着五花大绑的猪从家门口经过,那声音简直震耳欲聋。紧接着猪叫声,小孩子哭声,此起彼伏。嚎着嚎着,就像正在演奏交响乐的乐队看到指挥棒划下休止符那一刻一样,叫声突然戛然而止,刹那间仿佛万籁归于沉寂,那一刻正是杀猪刀捅进猪脖子的一刻!

我这样不厌其烦地描述杀猪的过程,只想说明一点,杀猪刀捅进猪身上的动作,是个快速、狠准、粗暴、一刀毙命的直观过程,与岁月在人的外貌或心灵上刻下一道道看得见或看不见的痕迹这个缓慢而抽象的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为什么人们还是喜欢用杀猪刀来形容岁月?我想,大概是一种语言上的快感吧。

其实,我觉得岁月更像是一台永不停歇的洗衣机,再漂亮再崭新的衣服,在洗衣机里不停地漂洗、翻搅、荡涤,终究会慢慢褪色、变旧,及至残破。年轻的容颜,就是那件崭新漂亮的衣服,在充满了风霜雨雪的岁月这台永不停歇的洗衣机漂洗下,从青涩、鲜嫩、亮丽,到逐渐失去光彩,继而一脸沧桑、满面皱纹,直到苍白。

岁月的脚步无人可以阻挡,大自然的规律不可抗拒。我们所能做得到的,就是调整心态,正视大自然的规律,坦然接受岁月的洗礼,珍惜眼前拥有的一切,少些伤春悲秋顾影自怜,多对自己好点儿。

朋友们,好好爱自己吧,千万不要让岁月真的像杀猪刀一样,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一刀了结。

咸甜豆腐

黄峪

回忆儿时盛夏,浓荫热浪中蝉鸣此起彼伏,把我和妈妈从午睡中闹醒。正留恋竹席上一抹凉爽。只听得巷子深处飘来几声悠扬的叫卖:“豆腐花……一文三碗,豆腐花……”妈妈给我一个硬币,于是我便欢天喜地拿了一个铝制大饭盒蹦出门,拦住小贩,看他极富仪式感的操作——放下木桶,拿出一个大铁勺,打开桶盖,用铁勺缓缓划入白滑豆腐。广东豆腐花可以选择放细黄糖,或者白糖水,但基本上很少会吃咸的。北方加榨菜送油条的咸豆腐脑对于粤地居民来说,是一种文化冲击。

从前在欧洲教外国人学中文,问他们最喜欢吃什么中国食物。有学生说:“我最爱吃豆腐!”在座哄然,而粤人则不解为何此语惊人。于是向外国友人和粤语同乡解释“吃豆腐”是“占便宜”“调侃”的委婉表达,还有“豆腐西施”的有趣说法。粤语里面相应的表达,是“抽水”、“索油”、“博懵”或“博大雾”,和豆腐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买菜经过豆腐档,大姐高声叫卖:“一文一块豆腐!”停下打听,原来是碎了豆腐,平价出售。于是我说给我来三块吧,再加两碗豆腐花多给两包黄糖。拿到手上,沉甸甸的三袋,回家足足吃了三顿。第一顿豆腐鱼汤,第二顿红烧豆腐,第三顿,把豆腐和搅碎鱼肉混合一起,做成豆腐鱼饼,煎出来金黄满碟,油水充足,营养丰富。豆腐花上撒满黄糖细,渐融于嫩滑洁白,作为一顿饭甜蜜的尾声。豆腐荤素共赏,老少咸宜,多吃两口,人生滋味,咸甜自知。

按惯例,你的生日我依然要重复往年留言,督促你继续践行和纪念这个特别的日子。去年的11月,你广撒英雄帖,满世界展现你这四千里马,可也无人问津。你从

养育

让农村老人少“卡壳”

石路

前不久一天上午,我在镇上路过一家邮政储蓄银行,只见门口一些人在驻足围观。上前一探,原来是一位六七十岁老婆婆带着狗狗想进银行被保安拦住。保安在耐心地对老婆婆说:“狗不能进入服务大厅,这里有规定。”老婆婆一脸迷茫说:“我家狗狗很听话的,保证没事。”保安继续道:“这不是你家狗狗听不听话,而是单位有规定,我得照章执行。”老婆婆向保安保证道:“若狗狗进去伤人,医疗费我愿意出。”保安见老婆婆不经劝,只能无奈站着对她憨笑。

一旁人也有劝那位老婆婆的,“公共服务窗口,狗狗是不能带进去的。”看来,老婆婆还没理解。也许,在她想来,狗狗和人一样,可以任何场合随意出入,更何况,自家狗狗很听话,小巧乖人,凭啥不能入?

一方有规定,一方觉得没啥要紧。在离开路上,我就猜想,肯定那老婆婆不知晓,平时又没有人告诉她,出门办事也少,所以一些基本公共常识与认知,在她那儿便“卡了壳”。

随着时代发展,很多过去习以为常的东西在不断更新与变换,一些日常公共行为通过建章立制正加以规范,这是值得称道的进步。但这些信息如何准确、有效地传递给相对封闭的农村老年人,尤其是上了岁数、宅家的老人,让他们也能明白、遵循,看来有关部门还得下一番功夫。

一方面,农村老年人信息来得迟滞;另一方面,乡村老年公共教育还缺乏必要的“兜底”手段。尤其是一些平时不怎么出去社交、办事且本身文化较低的老年人,难免会碰到此类让人见笑的对答与难堪。我想,乡村需要进一步加大老年常识性教育普及力度,而子女也应成为长辈基本公共认知和必要日常行为的正确信息传递者和积极引导者,这样“里应外合”,或许能缓解此类不必要的尴尬。还有何妙招? 期待更多讨论。

边看边聊

黄桷树在上海几乎见不到,它是重庆市

市树,被春风吹过的黄桷树会落叶,把路面染成了金黄色,蜿蜒百里,层层叠叠,煞是好看,形成山城的特有景色。

黄桷树属于大叶榕树种,是一种优良的城镇绿化树种。它每年换一次叶,通常在4月中旬左右,有时一夜之间老叶全部脱落,嫩绿的幼芽用不了几天就长满了枝头。在重庆的河畔岸边,山垭路旁,街巷庭院,黄桷树无处不在,粗壮的树干撑起巨大的绿色树冠,是人们休闲遮阳的好去处。重庆坡多,出



最初毕业可以自力更生、开启自己想要的生活喜悦中,开始应付一系列人生课题,工作、房租、生活,你不甘与理想有距离,我却羡慕你起点很高。“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跌跌撞撞才是人生,这一年你逐渐开始品尝一个成年人的乐与苦。

一年来,没少听你的唠叨,我尽量耐着性子为你排忧解难:抱怨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学习、尝试在困难中前行才是王道。生命如溪流,源自何处,流经何方,归向何处,往往由不得自己,努力耕耘就好。人生或平坦,或曲折,学习坦然面对、全然接纳是上策。人之功败,非系得失,但求无愧。看透的,保持积极心态,看不懂的可先放一边,或许走到某个时点,便开窍了。广结善缘,少生恶念,

夜光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石路

从前常读吴承惠老先生以秦绿枝笔名发在《新民晚报》上的文章,余味悠长,历久弥新。等真的有机会亲承警欸,却已在2017年了。前后两次,都是随张伟师去的,谈有关唐大郎文集事。第一次是春节前的一个下午,两人结伴搭上出租车,一路向北,几十分钟之后,叩开老先生位于西区茅台路9楼的家。记得那天还有两位客人,见有人来了,即兴辞离去。

跟着老先生走入他的书房兼卧室,泡上两杯绿茶,请我们坐在沙发上,他拉开书桌前的靠背椅,戴上助听器,三个人沐浴在和煦的冬阳下,聊起“小报状元”唐大郎的陈年旧事。有些事他在文章里已写过,某些细节不便公开,由他亲口谈及,胸中油然而升起一股窥知秘闻的兴奋感;甚至有一首不甚雅驯的近体诗,他怕我们听不清楚,还郑重其事地用圆珠笔写在小纸条上。总之,我们能充分感受到他与唐大郎之间深厚的友情。

那天除带去老先生新出的文集请他签名盖章,还请他为唐大郎诗文集题签,并附赠几页他年轻时刊于《亦报》上两篇旧文的打印件。或许无意中触发了他记忆的阀门吧,于是当3月初我们再度踏访时,他取出已经写好的一沓稿纸,展读之下,是一篇回忆唐大郎的长文章,以后收在《师友杂忆》书里,篇名为《如唐大郎再多活几年》。他还讲起,有出版社打算给他出一本集子,除了收录之前未曾出过的“不拘小记”专栏文章之外,还希望收录其他佚作,遂谈及他早年间曾在一份名为《精报》的小报上写过几十篇短文,因至今未能“挖掘出土”,颇引以为憾。不久也查到《君维周年祭》,细节更丰富:

大概也是1947年,上海新出版了一张小报《精报》,主办者托人约我们四个写专栏,每天一篇,我们答应了。记得君维用“枚屋”的笔名写的专栏叫“无痕集”,乐山是“犬儒集”,我用陈惠的笔名写“缀锦集”,何为的专栏名字叫什么不记得了。写了一个月,大概人家嫌我们

黄桷树为市树就是体现了

民间的共同心愿。你若在路上遇到不熟悉的重庆人,叫一声“黄桷树”,肯定会对你微微一笑。40多年前我到重庆,第一次和当地人见面,就有这种一见如故的亲切感。少儿们至今传唱这样一首童谣:“黄桷树,黄桷垭,黄桷树下是我家。爷爷教我练写字,奶奶教我学绣花。黄桷树,黄桷垭,黄桷树下是我家。江船从我门前过,我在树下数浪花。”

老部队长期驻防重庆,我有四十余年的军旅生涯,是党把我从一个普通战士培养为军级干部,我也像一棵小黄桷树长大了起来。军部大院占地近

休渔季节

水彩画 张国卿

而不是贪婪索取,付出也代表能力,这点家里的长辈们都是你最好的榜样。

你说进入职场最大的劣势是不会逢迎拍马,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只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便可赢得领导、同事、合作伙伴的信任,欣慰你深得我真传,望你继续保持自己本分、老实的优势。

工作是为了谋生,也是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刚进入职场,少谈收入,多干活,不要纠结事情的对错,同事的好坏,能向有本领的同事学习最重要。望儿珍惜老板所给的就业机会,在工作中释放积极向上的能量,释放年轻人的朝气和蓬勃的快乐,释放你的人格魅力,感染带动身边人快乐工作。祝贺你赢得一位善良、真

号召力不够,便中止了。我们也无所谓,不写就不写,反正大家都有正当职业,不在乎那点稿费,好像连剪报都没有留存。然而十分遗憾,直到2019年末老先生去世消息传来,佚文仍旧未能查到。对此我的理解是,年深日久,老先生很可能记错了报名。抑或是《幸报》,因为当年的好友如董鼎山、杨复冬等人都在这份报上做过编辑,但经调阅,依然不是。

时光荏苒,最近我在给一篇几年前撰写的谈董氏兄弟与小报的拙文作增删润色时,竟意外搜到一份名为《群报》的小报上,刊有老先生以陈惠笔名写的一组文章,再看专栏名,正是“缀锦集”,真可谓“踏破

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群报》创刊于1947年4月4日,主办者周学湘,是国民党当局控制下的黄色工会领袖,前华成烟厂工会负责人,后升任上海市总工会常务监事。主编原为前《扫荡报》记者闵君,6月5日该报因故停刊三个月,9月19日复刊后主编换成了李冰愷,本名贤影,宁波人,1933年先办药厂,并与人合办饭店、酒楼,声名鹊起,营业鼎盛。曾为《立报》记者,故与报界人士交好。复刊号第四版上,李撰有《群报态度与要求》,称该报组织中,“有大小股东,有党派人物,有大学教授,有商人,有薪水阶级”,其宗旨是“推进人群文化,寻求人群幸福”。吴承惠、董乐山和李君维三人正是在复刊号上首次集体亮相的,且专栏名,持续时间与老先生的回忆相差无几,如董乐山写“犬儒抄”,笔名梅雅,与他常用笔名麦耶谐音;李君维写“无痕集”,笔名非枚屋而是白香树,就又解开了一个萦怀多年的谜。他们那时正值青春年华,小报上时有互动文字,在各自笔名的掩护下不时向读者通报最新消息,譬如谁近来失恋,谁找到了新工作,谁出国深造,又谁哪天结婚。如将之一一揭秘,或能大致勾勒其生命轨迹……往事已矣,逝者如斯。谨以此文告慰吴张二位师长在天之灵。

4月在军部大院欣赏黄桷树换叶景观是赏心悦目的,从房顶到路面一片金灿灿。官兵也爱自然生态美,清扫落叶前,举行“最美一刻”拍摄活动。有端“长枪短炮”的,更多的是



是举着手机尽情拍照,留下金色的美好记忆。这段时间营区最忙碌,大院内的每个官兵包括炊事员,每天上午和下午要进行一次落叶清扫,要装好几辆大卡车。

军改中老部队奔向了新营地,而重庆的军部大院黄桷树我不会忘记,那是我工作生活过二十余年的地方,金黄色的落叶铭刻在心上。一批又一批的官兵离开部队脱下军装时,那颗忠于党和人民的初心,也一样是金黄色的。

摯、体贴的姑娘。

恋爱中的你有点男人的样了,言语成熟、有担当,一个女孩愿意把一生交付你,是你努力赢得的,也是爱神自然的眷顾。

病来如山倒,感染新冠,你亦感受到身体是一切的本钱吧,欣慰再忙再累你都坚持打球。你们这一代的平均寿命或许能到120岁,未来的路很长,练好身体,才能有力奔跑。爱护自己,你也要悲悯众生,远离故土,更要乐观坚强。

年轻最大的资本就是能够试错,能够苦中作乐。耕耘无声,鸟儿从未在天空留下翅膀的痕迹,但却已飞过,那道翱翔的亮丽风景会在。唯愿你的生命之光能滋润、闪耀在万物所在的时空。

七夕会